資治通鑑/卷26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六十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六十五 唐紀八十一

► 卷二百六十六

起閼逢困敦五月，盡柔兆攝提格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65卷

【唐紀八十一】 起閼逢困敦五月，盡柔兆攝提格，凡二年有奇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天祐元年（甲子，公元九零四年）

五月，丙寅，加河陽節度使張漢瑜同平章事。

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，既罷，復召全忠宴於內殿。全忠疑，不入。帝曰：「全忠不欲來，可令敬翔來。」全忠擿翔使去，曰：「翔亦醉矣。」辛未，全忠東還，乙亥，至大梁。

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水軍上峽攻王建夔州，知渝州王宗阮等擊敗之。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絲亙絕江中流，立柵於兩端，謂之「鎖峽」。

六月，李茂貞、王建、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。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為行營都統，將步騎數萬擊之；命保大節度使劉鄩棄鄜州，引兵屯同州。癸丑，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。秋，七月，甲子，過東都入見。壬申，至河中。

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，攻取鳳翔。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，涓曰：「兵者凶器，殘民耗財，不可窮也。今梁、晉虎爭，勢不兩立，若並而為一，舉兵向蜀，雖諸葛亮復生，不能敵矣。鳳翔，蜀之藩蔽，不若與之和親，結為婚姻，無事則務農訓兵，保固疆場，有事則覘其機事，觀釁而動，可以萬全。」建曰：「善！茂貞雖庸才，然有強悍之名，遠近畏之，與全忠力爭則不足，自守則有餘，使為吾藩蔽，所利多矣。」乃與茂貞修好。丙子，茂貞遣判官趙鍠如西川，為其侄天雄節度使繼崇求婚，建以女妻之。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，建皆與之。王建賦斂重，人莫敢言。馮涓因建生日獻頌，先美功德，後言生民之苦。建愧謝曰：「如君忠諫，功業何憂！」賜之金帛。自是賦斂稍損。

初，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，見德王裕眉目疏秀，且年齒已壯，惡之，私謂崔胤曰：「德王嘗奸帝位，豈可復留！公何不言之！」胤言於帝。帝問全忠，全忠曰：「陛下父子之間，臣安敢竊議，此崔胤賣臣耳。」帝自離長安，日憂不測，與皇后終日沉飲，或相對涕泣。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，動靜皆知之。帝從容謂玄暉曰：「德王，朕之愛子，全忠何故堅欲殺之？」因泣下，嚙中指血流。玄暉具以語全忠，全忠愈不自安。

時李茂貞、楊崇本、李克用、劉仁恭、王建、楊行密、趙匡凝移檄往來，皆以興復為辭。全忠方引兵討，以帝有英氣，恐變生於中，欲立幼君，易謀禪代。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，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、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。

八月，壬寅，帝在椒殿，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，言軍前有急奏，欲面見帝。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，曰：「急奏何以兵為？」史太殺之。玄暉問：「至尊安在？」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：「寧殺我曹，勿傷大家！」帝方醉，遽起，單衣繞柱走，史太追而弒之。漸榮以身蔽帝，太亦殺之。又欲殺何后，后求哀於玄暉，乃釋之。

癸卯，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、裴貞一弒逆，宜立輝王祚為皇太子，更名柷，監軍國事。又矯皇后令，太子於柩前即位。宮中恐懼，不敢出聲哭。丙午，昭宣帝即位，時年十三。

李克用復以張承業為監軍。

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，會疾病，還廣陵，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為招討使。神福尋卒。宣州觀察使台濛卒，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為宣州觀察使，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：「王寢疾而嫡嗣出藩，此必奸臣之謀。他日相召，非溫使者及王令書，

慎無亟來！」渥泣謝而行。

九月，己巳，尊皇后為皇太后。

朱全忠引兵北屯永壽，南至駱谷，鳳翔、邠寧兵竟不出。辛未，東還。冬，十月，辛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，陽驚，號哭自投於地，曰：「奴輩負我，令我受惡名於萬代！」癸巳，至東都，伏梓宮慟哭流悌，又見帝，自陳非己志，請討賊。先是，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，甲午，全忠奏朱友恭、氏叔琮不戢士卒，侵擾市肆，友恭貶崖州司戶，複姓名李彥威，叔琮貶白州司戶，尋皆賜自盡。彥威臨刑大呼曰：「賣我以塞天下之謗，如鬼神何！行事如此，望有後乎！」

丙申，天平節度使，張全義來朝。丁酉，復以全忠為宣武、護國、宣義、天平節度使，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、判六軍諸衛事。乙巳，全忠辭赴鎮，良戍，至大梁。

鎮國節度使朱友裕薨於梨園。

光州叛楊行密，降朱全忠，行密遣兵圍之，與鄂州皆告急於全忠。十一月，戊辰，全忠自將兵五萬自潁州濟淮，軍於霍丘，分兵救鄂州。?茨媳澼凸庵□冓霪構懍戡按兵不出戰，全忠分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之。

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，事洩。十二月，璋斬讓而叛，降於楊行密。

初，馬殷弟賨，性沉重，事孫儒，為百勝指揮使。儒死，事楊行密，屢有功，遷黑雲指揮使。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，乃知為殷之弟，大驚曰：「吾常怪汝器度瑰偉，果非常人，當遣汝歸。」賨泣辭曰：「賨西殘兵，大王不殺而寵任之，湖南地近，嘗得兄聲問，賨事大王久，不願歸也。」行密固遣之。是歲，賨歸長沙，行密親餞之郊。

賨至長沙，殷表賨為節度副使。它日，殷議入貢天子，賨曰：「楊王地廣兵強，與吾鄰接，不若與之結好，大可以為緩急之授，小可通商旅之利。」殷作色曰：「楊王不事天子，一旦朝廷致討，罪將及吾。汝置此論，勿為吾禍！」

初，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為清海節度使。遠至江陵，聞嶺南多盜，且畏隱不受代，不敢前，朝廷召遠還。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，乃奏以隱為清海節度使。

昭宣光烈孝皇帝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天祐二年（乙丑，公元九零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朱全忠遣諸將進兵逼壽州。

潤州團練安仁義勇決得士心，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，逾年不克。楊行密使謂之曰：「汝之功，吾不忘也，能束身自歸，當以汝為行軍副使，但不掌兵耳。」仁義不從。茂章為地道入城，遂克之。仁義舉族登樓，眾不敢逼。先是，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，惟李德誠不然，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，謂曰：「汝有禮，吾今以為汝功。」且以愛妾贈之。乃擲弓於地，德誠掖之而下，並其子斬於廣陵市。

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，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。軍中夜驚，士卒多逾壘亡去，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，雅安臥不應，須臾自定，亡者皆還。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、王球御之，為雅所敗，虜鎰及球以歸。

庚午，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，代王師範。

全忠圍壽州，州人閉壁不出。全忠乃自霍丘引歸，二月，辛卯，至大梁。

李振至青州，王師範舉族西遷，至濮陽，素服乘驢而進。至大梁，全忠客之。表李振為青州留後。

戊戌，以安南節度使、同平章事朱全昱為太師，致仕。全昱，全忠之兄也，戇樸無能，先領安南，全忠自請罷之。

是日社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：德王裕、棣王祤、虔王禊、沂王禋、遂王禕、景王祕、祁王祺、雅王禛、瓊王祥，置酒九曲池，酒酣，悉縊殺之，投屍池中。

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，庚子，淮南將劉存攻拔之，執洪、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，悉誅之。行密以存為鄂岳觀察使。

己酉，葬聖穆景文孝皇帝於和陵，廟號昭宗。

三月，庚午，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。

戊寅，以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，充靜海節度使；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。甲申，以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裴樞為左僕射，崔遠為右僕射，並罷政事。

初，柳璨及第，不四年為宰相，性傾巧輕佻。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，璨曲意事之。同列裴樞、崔遠、獨孤損皆朝廷宿望，意輕之，璨以為憾。和王傅張廷范，本優人，有寵於全忠，奏以為太常卿。樞曰：「廷范勳臣，幸有方鎮，何籍樂卿！恐非元帥之旨。」持之不下。全忠聞之，謂賓佐曰：「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，不入浮薄之黨，觀此議論，本態露矣。」璨因此並遠、損譖於全忠，故三人皆罷。

以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。涉，收之孫也，為人和厚恭謹，聞當為相，與家人相泣，謂其子凝式曰：「此吾家之不幸也，必為汝累。」

為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。

壬辰，河東都押牙蓋寓卒，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，薄賦斂，求賢俊。夏，四月，庚子，有彗星出西北。

淮南將陶雅會衢、睦兵攻婺州，錢鏐遣其弟鏢將兵救之。

五月，禮院奏，皇帝登位應祀南郊，敕用十月甲午行之。

乙丑，彗星長竟天。

柳璨恃朱全忠之勢，姿為威福。會有星變，占者曰：「君臣俱災，宜誅殺以應之。」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：「此曹皆聚徒橫議，怨望腹非，宜以之塞災異。」李振亦言於朱全忠曰：「朝廷所以不理，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；且王欲圖大事，此曹皆

朝廷之難制者也，不若盡去之。」全忠以為然。癸酉，貶獨孤損為棣州刺史，裴樞為登州刺史，崔遠為萊州刺史。乙亥，貶吏部尚書陸扆為濮州司戶，工部尚書王溥為淄州司戶。庚辰，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為曹州司戶，兵部侍郎王贊為濰州司戶。自餘或門胄高華，或科第自進，居三省台閣，以名檢自處，聲跡稍著者，皆指以為浮薄，貶逐無虛日，搢紳為之一空。辛巳，再貶裴樞為瀧州司戶，獨孤損為瓊州司戶，崔遠為白州司戶。

甲申，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使修好於王建。

六月，戊子朔，敕裴樞、獨孤損、崔遠、陸扆、王溥、趙崇、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。

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，一夕盡殺之，投屍於河。初，李振屢舉進士，竟不中第，故深疾搢紳之士，言於全忠曰：「此輩常自謂清流，宜投之黃河，使為濁流！」全忠笑而從之。

振每自汴至洛，朝廷必有竄逐者，時人謂之鴟梟。見朝士皆頤指氣使，旁若無人。

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，全忠獨言曰：「此木宜為車轂。」眾莫應。有遊客數人起應曰：「宜為車轂。」全忠勃然厲聲曰：「書生輩好順口玩人，皆此類也！」車轂須用夾榆，柳木豈可為之！」顧左右曰：「尚何待！」左右數十人捽言「宜為車轂」者，悉撲殺之。

己丑，司空致仕裴贄貶青州司戶，尋賜死。

柳璨餘怒所注，猶不啻十數，張文蔚力解之，乃止。

時士大夫避亂，多不入朝。壬辰，敕所在州縣督遣，無得稽留。前司勳員外郎李延古，德裕之孫也，去官居平泉莊，詔下未至。戊申，責授衛尉寺主簿。

秋，七月，癸亥，太子賓客致仕柳遜貶曹州司馬。

庚午夜，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，羅紹威覺之；公佺焚府捨，剽掠，奔滄州。八月，王建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等將兵，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於金州。

朱全忠以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，西與王建結婚，乙未，遣武寧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，己亥，全忠以大軍繼之。

處州刺史盧約使其弟佶攻陷溫州，張惠奔福州。

錢鏐遣方永珍救婺州。

初，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司空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，昭宗屢征之，不起。柳璨以詔書征之，圖懼，詣洛陽入見，陽為衰野，墜笏失儀。璨乃復下詔，略曰：「既養高以傲代，類移山以釣名。」又曰：「匪夷匪惠，難居公正之朝。可放還山。」圖，臨淮人也。

楊師厚攻下唐、鄧、復、郢、隨、均、房七州，朱全忠軍於漢北。九月，辛酉，命師厚作浮梁於陰谷口，癸亥，引兵渡漢。甲子，趙匡凝將兵二萬陳於漢濱，師厚與戰，大破之，遂傅其城下。是夕，匡凝焚府城，帥其族及麾下士沿漢奔廣陵。乙丑，師厚入襄陽；丙寅，全忠繼至。匡凝至廣陵，楊行密戲之曰：「君在鎮，歲以金帛輸朱全忠，今敗，乃歸我乎？」匡凝曰：「諸侯事天子，歲輸貢賦乃其職也，豈輸賊乎！今日歸公，正以不從賊故耳。」行密厚遇之。

封皇弟禋為潁王，祐為蔡王。

丁卯，荊南節度使趙匡明帥眾二萬，棄城奔成都。戊辰，朱全忠以楊師厚為山南東道留後，引兵擊江陵。至樂鄉，荊南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。全忠以都將賀瑰為荊南留後。全忠尋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。

王宗賀等攻馮行襲，所向皆捷。丙子，行襲棄金州，奔均州。其將全師朗以城降。王建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，補金州觀察使，割渠、巴、開三州以隸之。

乙酉，詔更用十一月癸酉親郊。

淮南將陶雅、陳璋拔婺州，執刺史沈夏以歸。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，歙、婺、衢、睦觀察使，以璋為衢、婺副招討使。璋攻暨陽，兩浙將方習敗之。習進攻婺州。

濠州團練使劉金卒，楊行密以金子仁規知濠州。

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，素無令譽，軍府輕之。行密寢疾，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。隱性憃直，對曰：「宣州司徒輕易信讒，喜擊球飲酒，非保家之主。餘子皆幼，未能駕馭諸將。廬州刺史劉威，從王起細微，必不負王，不若使之權領軍府，俟諸子長以授之。」行密不應。左右牙指揮使徐溫、張顥言於行密曰：「王平生出萬死，冒矢石，為子孫立基業，安可使他人有之！」行密曰：「吾死瞑目矣！」隱，舒州人也。他日，將佐問疾，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。眾出，可求曰：「王若不諱，如軍府何？」行密曰：「吾命周隱召渥，今忍死待之。」可求與徐溫詣隱，隱未出見，牒猶在案上，可求即與溫取牒，遣使者如宣州召之。可求，同州人也。行密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。

冬，十月，丙戌朔，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，別開幕府。是日，全忠部署將士，將歸大梁，忽變計，欲乘勝擊淮南。敬翔諫曰：「今出師未逾月，平兩大鎮，闢地數千里，遠近聞之，莫不震懾。此威望可惜，不若且歸息兵，俟釁而動。」不聽。

改昭信軍為戎昭軍。仍割均州隸之。

辛卯，朱全忠發襄州。壬辰，至棗陽，遇大雨。自申州抵光州，道險狹塗潦，人馬疲乏，士卒尚未冬服，多逃亡。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：「下，我以汝為蔡州刺史；不下，且屠城！」再用嚴設守備，戎服登城，見全忠，拜伏甚恭，曰：「光州城小兵弱，不足以辱王之威怒。王苟先下壽州，敢不從命。」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。

起居郎蘇楷，禮部尚書循之子也，素無才行，乾寧中登進士第，昭宗覆試黜之，仍永不聽入科場。甲午，楷帥同列上言：「謚號美惡，臣子不得而私，先帝謚號多溢美，乞更詳議。」事下太常，丁酉，張廷范奏改謚恭靈莊愍孝皇帝，廟號襄宗，詔從之。

楊渥至廣陵。辛丑，楊行密承製以渥為淮南留後。

戊申，朱全忠發光州，迷失道百餘里，又遇雨，比及壽州，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。全忠欲圍之，無林木可為柵，乃退屯正陽。

癸丑，更名成德軍曰武順。

十一月，丙辰，朱全忠渡淮而北，柴再用抄其後軍，斬首三千級，獲輜重萬計。全忠悔

之，躁忿尤甚。丁卯，至大梁。

先是，全忠急於傳禪，密使蔣玄暉等謀之。玄暉與柳璨等議：以魏、晉以來皆先封大國，加九錫，殊禮，然後受禪，當次第行之。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，以示有漸，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為送宮告使，全忠大怒。宣徽副使王殷、趙殷衡疾玄暉權寵，欲得其處，因譖之於全忠曰：「玄暉、璨等欲延唐祚，故逗遛其事以須變。」玄暉聞之懼，自至壽春，具言其狀。全忠曰：「汝曹巧述閒事以沮我，借使我不受九錫，豈不能作天子邪！」玄暉曰：「唐祚已盡，天命歸王，愚智皆知之。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，但以今茲晉、燕、岐、蜀皆吾勍敵，王遽受禪，彼心未服，不可不曲盡義理，然後取之，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。」全忠叱之曰：「奴果反矣！」玄暉惶遽辭歸，與璨議行九錫。時天子將郊祀，百官既習儀，裴迪自大梁還，言全忠怒曰：「柳璨、蔣玄暉等欲延唐祚，乃郊天也。」璨等懼，庚午，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。殷衡本姓孔名循，為全忠家乳母養子，故冒姓趙，後漸貴，復其姓名。

壬申，趙匡明至成都，王建以客禮遇之。

昭宗之喪，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，至是始入蜀境。西川掌書記韋莊為建謀，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：「蜀之將士，世受唐恩，去歲聞乘輿東遷，凡上二十表，皆不報。尋有亡卒自汴來，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弒逆。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，思為先帝報仇。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？舍人宜自圖進退。」卿乃還。

庚辰，吳武忠王楊行密薨，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製授楊渥淮南節度使、東南諸道行營都統，兼侍中、弘農郡王。

柳璨、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，朝士多竊懷憤邑，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：「梁王功業顯大，歷數有歸，朝廷速宜揖讓。」朝士無敢違者。辛巳，以全忠為相國，總百揆。以宣武、宣義、天平、護國、天雄、武順、佑國、河陽、義武、昭義、保義、戎昭、武定、泰寧、平盧、忠武、匡國、鎮國、武寧、忠義、荊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，進封魏王，仍加九錫。全忠怒其稽緩，讓不受。十二月，戊子，命樞密使蔣玄暉繼手詔詣全忠諭指。癸巳，玄暉自大梁還，言全忠怒不解。甲午，柳璨奏稱：「人望歸梁王，陛下釋重負，今其時也。」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，全忠拒之。初，璨陷害朝士過多，全忠亦惡之。璨與蔣玄暉、張廷范朝夕宴聚，深相結，為全忠謀禪代事。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、阿虔達意玄暉，語以他日傳禪之後，求子母生全。王殷、趙殷衡譖玄暉，云「與柳璨、

張廷范於積善宮夜宴，對太后焚香為誓，期興復唐祚。」全忠信之，乙未，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頊、御廚使朱建武系河南獄；以王殷權知樞密，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。全忠三表辭魏王、九錫之命。丁酉，詔許之，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，然全忠已修大梁府捨為宮闕矣。是日，斬蔣玄暉，杖殺應頊、朱建武。庚子，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，獨置宣徽使一員，以王殷為之，趙殷衡為副使。辛丑，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。追削蔣玄暉為凶逆百姓，令河南揭屍於都門外，聚眾焚之。

玄暉既死，王殷、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，令阿秋、阿虔通導往來。己酉，全忠密令殷、殷衡害太后於積善宮，敕追廢太后為庶人，阿秋、阿虔皆於殿前撲殺。庚戌，以皇太后喪，廢朝三日。

辛亥，敕以宮禁內亂，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。

癸丑，守司空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，太常卿張廷范貶萊州司戶。甲寅，斬璨於上東門外，車裂廷范於都市。璨臨刑呼曰：「負國賊柳璨，死其宜矣！」西川將王宗朗不能守金州，焚其城邑，奔成都。戎昭節度使馮行襲復取金州，奏稱「金州荒殘，乞徙理均州，」從之。更以行襲領武安軍。

陳詢不能守睦州，奔於廣陵，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。

楊渥之去宣州也，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，觀察使王茂章不與，渥怒。既襲位，遣馬步都指揮使李簡等將兵襲之。

湖南兵寇淮南，淮南牙內指揮使楊彪擊卻之。

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天祐三年（丙寅，公元九零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戌，靈武節度使韓遜奏吐番七千餘騎營於宗高谷，將擊嗢末及取涼州。

李簡兵奄至宣州，王茂章度不能守，帥眾奔兩浙。親兵上蔡刁彥能辭以母老，不從行，登城諭眾曰：「王府命我招諭汝曹，大兵行至矣。」眾由是定。陶雅畏茂章斷其歸路，引兵還歙州，錢鏐復取睦州。鏐以茂章為鎮東節度副使，更名景仁。

乙丑，加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。

初，田承嗣鎮魏博，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，厚其給賜以自衛，為腹心。自是父子相繼，親黨膠固，歲久益驕橫，小不如意，輒族舊帥而易之。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。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，力不能制。朱全忠之圍鳳翔也，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，欲借其兵以誅之。全忠以事方急，未暇如其請，陰許之。及李公佺作亂，紹威益懼，復遣牙將臧延范趣全忠。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，遣其將李思安將之，會魏、鎮兵屯深州樂城，聲言擊滄州，討其納李公佺也。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，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，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，帥之入魏，詐雲會葬，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，雲赴行營，牙軍皆不之疑。庚午，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、甲襻。是夕，紹威帥其奴客數百，與嗣勳合擊牙軍。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，遂闔營殪之，凡八千家，嬰孺無遺。詰旦，全忠引兵入城。

辛未，以權知寧遠留後龐巨昭、嶺南西道留後葉廣略並為節度使。

庚辰，錢鏐如睦州。

西川將王宗阮攻歸州，獲其將韓從實。

陳璋聞陶雅歸歙，自婺州退保衢州。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，進攻衢州。

楊渥遣先鋒指揮使陳知新攻湖南。三月，乙丑，知新拔岳州，逐刺史許德勳，渥以知新為岳州刺史。

戊寅，以朱全忠為鹽鐵、度支、戶部三司都制置使。三司之名始於此。全忠辭不受。

夏，四月，癸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羅紹威既誅牙軍，魏之諸軍皆懼，紹威雖數撫諭之，而猜怨益甚。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，將北巡行營，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，聚眾數萬據高唐，自稱留後，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。全忠移軍入城，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，至歷亭，魏兵在行營者作亂，與仁遇相應。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、右司馬苻道昭擊之，所殺殆半，進攻高唐，克之，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。擒史仁遇，鋸殺之。

先是，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，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。時邢州兵才二百，團練使牛存節守之，嗣昭攻七日不克。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，筠伏兵於馬嶺，擊嗣昭，敗之，嗣昭遁去。

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，又攻冀州，拔蒲縣，進攻阜城。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。全忠遣歸救冀州，滄州兵去。丙午，重霸棄城走，汴將胡規追斬之。

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為江州刺史。傳薨，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。延規恨不得立，遣使降淮南。

五月，丁巳，朱全忠如洺州，遂巡北邊，視戎備，還，入於魏。

丙子，廢戎昭軍，並均、房隸忠義軍。以武定節度使馮行襲為匡國節度使。

楊渥以升州刺史秦裴為西南行營都招討使，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。

六月，甲申，復以忠義軍為山南東道。

朱全忠以長安鄰於邠、岐，數有戰爭，奏徙佑國節度使韓建於淄青，以淄青節度使長社王重師為佑國節度使。

秋，七月，朱全忠克相州。時魏之亂兵散據貝、博、澶、相、衛州及魏之諸縣，全忠分命諸將攻討，至是悉平之，引兵南還。全忠留魏半歲，羅紹威供億，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，資糧稱是，所賂遺又近百萬，比去，蓄積為之一空。紹威雖去其逼，而魏兵自是衰弱。紹威悔之，謂人曰：「合六州四十三縣鐵，不能為此錯也！」壬申，全忠至大梁。

秦裴至洪州，軍於蓼州。諸將請阻水立寨，裴不從。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。諸將以咎裴，裴曰：「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，若帥眾守城，不可猝拔，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。」未幾，裴破寨，執楚，遂圍洪州，饒州刺史唐寶請降。

八月，乙酉，李茂貞遣其子侃為質於西川，王建以侃知彭州。朱全忠以幽、滄相首尾為

魏患，欲先取滄州，甲辰，引兵發大梁。

兩浙兵圍衢州，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。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。本至衢州，浙人解圍，陳於城下。璋帥眾歸於本，兩浙兵取衢州。呂師造曰：「浙人近我而不動，輕我也，請擊之！」本曰：「吾受命迎陳使君，今至矣，何為復戰！彼必有以待我也。」遂引兵還。本為之殿，浙人躡之，本中道設伏，大破之。

九月，辛亥朔，朱全忠自白馬渡河，丁卯，至滄州，軍於長蘆，滄人不出。羅紹威饋運，自魏至長蘆五百里，不絕於路。又建元帥府捨於魏，所過驛亭供酒饌、幄幕、什器，上下數十萬人，無一不備。

秦裴拔洪州，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。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，以裴為洪州制置使。

靜難節度使楊崇本以鳳翔、保塞、彰義、保義之兵攻夏州，匡國節度使劉知俊邀擊坊州之兵，斬首三千餘級，擒坊州刺史劉彥暉。

劉仁恭救滄州，戰屢敗。乃下令境內：「男子十五以上，七十以下，悉自備兵糧詣行營，軍發之後，有一人在閭裡，刑無赦！」或諫曰：「今老弱悉行，婦人不能轉餉，此令必行，濫刑者眾矣！」乃命勝執兵者盡行，文其面曰「定霸都」，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「一心事主」，於是境內士民，稚孺之外無不文者。得兵十萬，軍於瓦橋。

時汴軍築壘圍滄州，鳥鼠不能通。仁恭畏其強，不敢戰。城中食盡，丸土而食，或互相掠啖。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：「援兵勢不相及，何不早降！」守文登城應之曰：「僕於幽州，父子也。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，若子叛父而來，將安用之！」全忠愧其辭直，為之緩攻。

冬，十月，丙戌，王建始立行台於蜀，建東向舞蹈，號慟，稱「自大駕東遷，制命不通，請權立行台，用李晟、鄭畋故事，承製封拜。」仍以膀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。

劉仁恭求救於河東，前後百餘輩。李克用恨仁恭返覆，竟未之許，其子存勖諫曰：「今天下之勢，歸朱溫者什七八，雖強大如魏博、鎮、定，莫不附之。自河以北，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、滄耳，今幽、滄為溫所困，我不與之並力拒之，非我之利也。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，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，以德懷之，乃一舉而名實附也。此乃吾復振之時，

不可失也。」克用以為然，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，曰：「於彼可以解圍，於我可以拓境。」乃許仁恭和，召其兵。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，克用遣其將周德威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。

夏州告急於朱全忠。戊戌，全忠遣劉知俊及其將康懷英救之。楊崇本將六鎮之兵五萬，軍於美原。知俊等擊之，崇本大敗，歸於邠州。武貞節度使雷彥恭屢寇荊南，留後賀瑰閉城自守。朱全忠以為怯，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，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荊南以備吳、蜀。朗兵引去。

十一月，劉知俊、康懷貞乘勝攻鄜、延等五州，下之。加知俊同平章事，以懷貞為保義節度使。西軍自是不振。

湖州刺史高彥卒，子澧代之。

十二月，乙酉，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，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。

朱全忠分步騎數萬，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，自河陽救潞州。

閏月，乙丑，廢鎮國軍興德府復為華州，隸匡國節度，割金、商州隸佑國軍。

初，昭宗凶訃至潞州，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。及李嗣昭攻潞州，會舉軍降於河東。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。會見克用，泣曰：「會非力不能守也。梁王陵虐唐室，會雖受其舉拔之恩，誠不忍其所為，故來歸命耳。」克用厚待之，位於諸將之上。

己巳，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，將攻滄州。壬申，聞潞州不守，甲戌，引兵還。

先是，調河南北芻糧，水陸輸軍前，諸營山積，全忠將還，命悉焚之，煙炎數里，在舟中者鑿而沉之。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：「王以百姓之故，赦僕之罪，解圍而去，王之惠也。城中數萬口，不食數月矣。與其焚之為煙，沉之為泥，願乞其餘以救之。」全忠為之留數囷以遺之，滄人賴以濟。

河東兵進攻澤州，不克而退。

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，玕本赤石洞蠻酋，鍾傳用為吉州刺史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